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 里/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014043052

I247.53
884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夏木拉提·哈木扎 著
阿里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9602

I247.53
884

570330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夏木拉提·哈木扎著;阿里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2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ISBN 978-7-228-15127-1

I. ①脱… II. ①夏… ②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1021 号

◎出版统筹 刘光宏 李颖超 刘 巾

◎责任编辑 范勇胜

◎装帧设计 雅集书坊/王瑄+谷雨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制作 天山区书艺印象设计工作室
印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6 开
印张 17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34.00 元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编 委 会



- ◎成 员 石永强 古力先·吐拉洪
张新泰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刘 宾 马雄福 买买提江·马合木提
程 春 张新革 范文诚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刘光宏

◎主 编 张新泰

◎策 划 张新泰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译稿审定组

◎组 长 刘 宾

◎副组长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成 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张宏超

马品彦 巴赫提亚·巴吾东 索苏尔

赛娜·伊尔斯拜克 佟进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维吾尔族作品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 帕尔哈提·吉拉/著 铁来克/译
不朽的生命画卷 ● 哈孜·艾买提/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毛拉翟丁——阿凡提 ● 赫威尔·铁木尔/著 张宏超/译
怀信可汗 ●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魔鬼夫人（上、下） ●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跨越天险 ● 巴图尔·肉孜/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 ● 买买提·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白杨树下 ● 阿拉提·阿斯木/著译
福与祸（上、下） ●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滔滔多浪河 ● 艾合坦木·吾买尔/著 哈力甫·哈力克江 玉素甫·艾沙/译
晨露 ● 热孜玩古力·于苏普/著 阿曼古力·努尔等/译
松柏之墓 ● 阿不力克木·艾山/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哈萨克族作品

- 天平 ●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天亮又天黑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博坎传奇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姚承勋/译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里/译
盘山路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塞里克·加合曼等/译
原野飞雀 ●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内初班的日子 ● 乌拉尔·库尔曼江/著译
一张牛皮的故事 ● 孔盖·木哈江/著 阿里等/译
蓝色梦想 ● 阿不都/著译

各民族作品选

- 新疆维吾尔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维吾尔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萨黛特·加马力等选编
新疆蒙古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策钦巴雅尔等选编
新疆锡伯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傅查新昌等选编
新疆塔吉克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新疆,中国西部之灵壤,这片多情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命运与共、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流血流汗,共创璀璨文明,共同为祖国繁荣、金瓯永固、社会经济文化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疆是历史上四大文明的唯一汇聚地,文化多元和文化交流是新疆文化的两大特质。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如山泉般汨汨溢出,自然流畅、清冽甘醇。汲取着这块土地精华的新疆各民族作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这块土地的神奇,书写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敏感细腻、宽广辽阔的心灵世界。

在这民族文学的大花园中,各民族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昂扬的民族精神、独特的民族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融合促繁荣,交流添活力。在现阶段,如何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给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兄弟民族,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影响深远的大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传承、交流、融合、创新,现代文化的引领,给盛世中华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30卷本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就是献给这个绚丽春天的一束美丽的花朵,它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同时又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收录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这是第一部囊括了新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整套丛书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转向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与长足进步,同时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进而增进对党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翻译力量的不足,民族间文化交流不够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国家文化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这种现象逐步得到良好的改善,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

出版《译丛》，能够深入挖掘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使一大批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特色的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提高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激活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

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能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因此，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读者，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批翻译作品会成为世界了解他们的一个窗口。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家和学者们提供有价值的文本依据。

同时，我们还期望《译丛》的出版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更加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新疆的少数民族，从而使运用母语创作的作家，突破本民族读者范围，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为了遴选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我们首先与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家协会、自治区翻译家协会联合，筛选出近 20 位各民族作家的个人优秀作品和上百位作家的各民族多人作品合集，并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

队伍,力求在编辑出版 30 卷作品的基础上,对新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掌握母语创作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作,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给广大读者。

《译丛》的出版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对于读者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译丛》是繁荣新疆文化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第一次以新疆少数民族作品汉译本的形式出版,填补了新疆出版业的一项重要空白,也使少数民族作家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策划、编选、翻译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奉献于读者,奉献于社会。我们期待《译丛》一花引来百花开,一同汇入祖国百花齐放的春天。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更多的人关注、关怀、关爱少数民族文学这块沃土,使其在共同辛勤的耕耘中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繁花似锦。

目 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001
-----------------------	-----	-----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35
第 三 章	064
第 四 章	076
第 五 章	105
第 六 章	142
第 七 章	169
第 八 章	185
第 九 章	192
第 十 章	218
第十一章	245

后 记	258
-----------	-----

编后记	261
-----------	-----

第一章

当阿勒泰脱列家族的第一任脱列，从大清高宗皇帝手中接过“镇国公”的封印回到卡尔巴山，站在山巅眺望雀跃欢呼的父老乡亲们的时候，他坚信自己的这个爵位和拥有的统治权会代代相传，直到永远。显然，远处隐约可见的阿尔泰山和咆哮奔流的额尔齐斯河也和着这里人群的欢呼，不断回荡着“万岁”的口号，似乎还在说“我作证，脱列家族的爵位将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殊不知，“永远”是相对的，像历代伟人都不能预知的那样，山河也无力明白“永远”是有限的，更无力为“永远”作证的，它只能留下一些人类活动的痕迹而已。

对于前人而言，即便是认识到了事物“有限”的真理，也无法准确预知事物的下限。这不，自在卡尔巴山绕山顶三圈向安拉乞求祷告，并得到父老乡亲们祝福的那一刻起，已整整一百六十四个春秋了，也就是到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了。这天清晨，有一队密密麻麻的驼队正沿着博格达山脚

向西移动。他们不是别人,正是那时的镇国公家族世袭脱列,现今的郡王府的迁徙队伍。也许,他们的先辈们的灵魂已经预见到了他们的嫡传家族的下限不是可以以世纪或以年或月来记了,而是仅仅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走在队伍中间的是本世纪初名震阿尔泰山一带,且闻名于东方大国的脱列家族女当家哈都万夫人。

博格达山的大小雪峰就像吃饱喝足后稳坐在座墩上的白色大鹰一样凛凛威武,使人敬畏。今天,哈都万夫人越看越觉得这些山峰与自己过去所见到过的山峰不一样,从东到西连绵不断的巍峨山脉像一头横卧在地心上,向四处洒着乳汁的巨鲸。而它北面的准噶尔盆地和南面的吐鲁番盆地就像两条贪得无厌的巨龙在不断地吮吸着它的乳汁。源于雪峰胸前的无数河流如缀在白色山拱上的银铃串,山脚却恰似自己的蓝色裙子,向下延伸的河流似裙摆上的装饰花纹。

夫人带领脱列家族要向何处迁去?恐怕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自古以来,究竟有多少征战的队伍和迁徙的驼队曾经路过这里,只有博格达峰才能回答。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博格达山峰就像阴阳两面坡下的无数交错小路所织成的大网中间的一个白色大结。

这个大结从诞生之日起,就曾目睹了网格中人类的无数次征战杀戮和迁徙,今天也漫不经心地目送着这只由一个武装轻骑队护卫的迁徙队伍。

还未改变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的脱列府与他们祖辈们相比,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虽说他们与祖辈们一样骑着马,牵着骆驼,驮着毡房,但他们挎着最新式的武器。队伍中有着哈萨克有史以来就固有的游牧特色服饰的人,也有着现代军装的人。

队伍中人们的着装打扮有着鲜明的不同时代差异,而且脱列府如今的名号也是新旧制掺合在一起的,就说“脱列”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贵族”、“统治者”的含义,又是哈萨克一个部落的名称。传说中的这个部落的家谱与其他各部落的家谱相比有些离谱,甚至把他们说成是外来民族,追本溯源他们也是组成现今哈萨克民族的一个部落。据说历史上脱列部落的祖先们攻下克普卡克王国城池后,曾经用熔化的铅水封过克普卡克苏力坦的嘴。如今试图将脱列部落排除在哈萨克民族之外的人犯下的真是这种该封其口的罪。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脱列部落不仅是数世纪以来哈萨克族的一个普通部

落,而且是使哈萨克成为一个独立民族过程中起到过主导作用的一个部落。我们知道,在公元一四五六从乌兹别克汗国独立出来将“哈萨克”之名传向世界各地的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都是哈萨克族独立建国时期的创世人)正是脱列人。而且从那个时代起就确立了脱列部落在哈萨克民族各部落中的世袭统治地位。“无脱列不成部落,无山丘不成大地”之说就是明证。

迁徙的队伍在博格达山下缓缓地移动着。哈都万夫人骑着高大的白唇黑马行进在队伍中央,她与众不同的穿着打扮十分耀眼。她全身服饰和胯下的鞍具,或带有金银饰物或镶有金银,特别是那件黄金丝绣花的白布套头盖巾的下摆像一个金灿灿金盘,遮在她前胸,盖头上缀着的银铃和鲜艳的丝穗点缀的白布盖头像博格达雪峰那样格外抢眼。

夫人不仅穿着华贵,而且她宽大的前额,高高的眼眶,圆圆的脸盘,棱角分明的鼻子显得是那样的朗目舒眉。她那双圆又大的眼睛像幼驼的双目那样炯炯有神,丝毫看不出她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一米八五的高大身躯和宽大的双肩与健壮的体形十分和谐,使人一见生叹,脱列的传人,就是与众不同啊!虽然不是所有的脱列人都有这样的身材,但造物主对这位名门望族的世袭传人却毫不吝啬地把所有女人的美貌和与众不同的身材都赐给了她。从最早的柯列依苏力坦和加尼别克苏力坦至后来的库库岱,到如今,虽然有过多杰出的夫人,但真正执掌脱列府大权,管理社会事务的夫人只有她一人。世袭脱列在近代四分五裂已分属不同国度,而且其他各国的脱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也许谁也不曾料到如今这个唯一的还具有世袭地位的脱列家族的地位也将要从这位夫人手中失去,她也将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脱列家族女性掌门人。

从古到今这个家族究竟传袭了多少代,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但至今他们的显赫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哈萨克斯坦的各部落中脱列的统治地位早被沙俄帝国于十八世纪初取缔,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时已从中亚大地销声匿迹了。但是,人们对中国大地上的哈萨克族克烈依部落中的世袭脱列统治还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事实却不是很清楚。虽说这个末代脱列的寿限只有一周的时间了,但是目前除他们外,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世袭脱列家族了。

这个家族的最后一次迁徙是从叶岭山和博格达峰山之间的迪化城南的柴窝堡湖畔开始的。将广袤的新疆大地一分为二的叶岭山在这里逐渐变矮然后消失,为南北疆留下了一扇巨大的大门。自古以来无数次的征战队伍、逃荒逃难的难民、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的各路商家都曾在这扇大门的门槛上留下过足迹。叶岭山从这里向南延伸与帕米尔山脉相连,而它的东面却与海拔五千四百米延伸到青藏高原的博格达山毗邻。在这两山之间各路人马必经之地的中央却有一片盐湖,这就是五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曾留下过无数动人故事的柴窝堡湖。

连绵不断的两山山脚从东西两面向湖边延伸着,尤其是东面被一团巨大的白色阴霾笼罩的博格达山的最高峰在湖中的倒影,往往会使人误认为太阳就在湖中。大自然造就的这个神秘的大山和五光十色的湖水虽然目睹过数千年来的各种事件,但她历来都是静静地观望匆匆而过的凡人俗事的发生。今天也不例外,她仍旧若无其事地接纳了这飞扬的尘土和喧嚣的牛羊嘶声。

今晨,沿湖北侧成片的香蒲和杨柳林边搭着的毡房像是被哈熊刨食后的蚁穴一样,人们在争先恐后地忙碌着,成群牛羊和马群全搅在了一起,三三两两挎着武器骑在马上的小伙子们心急如焚地忙碌着,还没等太阳升起,这块洼地已是尘土飞扬了。天上朵朵云彩向东移动着,其中的一部分因无法飞过博格达山峰而萦绕在雪山腰上,在等待着后边云朵的到来,地上的旋风卷起的黑色细尘和天上黑云遥相呼应,似乎要淹没整个叶岭山脉。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自十七世纪以来被欧美列强蚕食。从二十世纪初被八国联军侵占瓜分后的五十年中,她战胜了各列强的奴役,经历了数次内战,如今国内两大党的战争大局已定,国民党已被赶出大陆,逃到了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占领大陆绝大多数省份。此时此刻,这伟大国度的西北部多民族聚集的最大省份像一洼烧烫的湖水,水中的各种鱼都在上蹿下跳,形势乱糟糟的。

当统治哈萨克约八个世纪的脱列家族中的传人们正在柴窝堡湖边忙于搬家迁徙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向西部挺进,已消灭国民党在甘肃、青海的主力,昨日还在张掖会师祝捷,今天,机械化先遣团已到达玉门关,逼近了新疆边界。在飞扬的尘土中,隆隆的机械轰鸣声震荡着祁连山脉,日夜兼程以横扫千军之势向西前进着。如果这个家族继续在这里滞留,

也许会被尘土淹没在这里。

沿博格达北坡从巴里坤到迪化的七个县域中有4500户饱经战乱之苦的阿勒泰哈萨克族难民被头人们裹胁在这里观望着局势的变化。

近十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内部四分五裂,互相觊觎,西北疆的三区政府也以三万兵马在严阵以待。新疆的各种势力都在明争暗斗,有主张向解放军投诚的,有主张决一死战的,有主张向国外逃跑的,还有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形势非常混乱,战事一触即发。

云雾缭绕的博格达峰,就像由天山、阿尔金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所围成的新疆大地的擎天柱一样,在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她要见证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暴。

晨曦刚刚照亮博格达顶峰,六名男子来到湖边多顶毡房中央的白色郡王帐前下了马,他们解开毡房防风绳索,揭下毡子拆起了毡房,紧接着周围近百顶毡房也纷纷被拆卸。卧着的骆驼或已驮上行李的骆驼,拴在马桩上的马,到处乱窜的牲畜,像被山洪冲下山沟的乱石堆一样,乱成了一团。夫人身着传统的服装,手拿马鞭走出白毡房,默默地向拴马桩上的白唇黑马走去。她的佣人喀麦按惯例紧跟过去准备扶她上马,夫人大声说了句“走开!”并用拿马鞭的右臂甩了一下。中等个儿白皮肤的姑娘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但她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因为她知道夫人近一个多月来变得异常暴躁。她到郡王府专门服侍夫人近两年来,感觉到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在心中完全把夫人当作自己最亲的亲人了。她全权负责夫人的衣食住行,甚至夫人去厕所她都要扶着她,她已经成了夫人生活中的拐杖。夫人待她也非常好,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生女儿的关怀,她虽知道自己曾经有过很多的佣人,还知道自己生下来就已经有专门的佣人,至今佣人从未离开过她,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喀麦竟是自己最后的一个佣人。喀麦知道自己与夫人的少女或少妇时代的佣人是不同的,虽说都是伺候人的活儿,但夫人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因为夫人现在既不是少夫人也不是普通当家夫人。在哈萨克语中“夫人”一词有狭义和广义的,狭义的“夫人”是指结发妻子,一般都是当家的大夫人,只不过她的地位也就是个“内当家的”;而广义的“夫人”一词既可用于汗王的妻子,也可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真正女汗王。哈都万不是一个普通的夫人,是真正握有实权的夫人。当然,喀麦并不太明白夫人究竟有多大的权力,但她

还是知道自己的地位与过去的佣人是大大不相同的。

喀麦心里很清楚,最近哈都万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几天前甚至把国民党军服烧掉穿上了传统的服装,她虽然对夫人的这些举动感到很惊奇,但她从来也没有抱怨过。近一段时间来夫人变得很孤独,看谁都不顺眼,也不让任何人接近她,甚至连自己四十年来朝夕相处的丈夫艾林郡王都不能靠近她。不要说她这个手提净壶整天服侍她的佣人,就连背着轻骑马枪挎着战刀的卫兵们都要离得远远的。

“滚开,别在这儿碍眼儿,除了胡大谁也要不了我的命的!”被训斥的士兵们只好远离毡房,执行他们的警戒任务。这不,今天夫人的火气更大了,当她走近马前,看到有两个背着带刺刀步枪的士兵很麻利地跑过来解开缰绳准备扶她上马时,她愤怒地呵退了他们。在以往,夫人每次上马都是由两个小伙子扶上去,并把缰绳递给她以后,她才会上路的,可今天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臃肿的身体也变得非常轻盈。她一把抓住鞍前的马鬃一步骑到马背上,纵马向正在搬家的阿吾勒外围跑了过去。寸步不离的卫兵们也匆忙骑马尾随而去了。夫人绕阿吾勒一圈后来到自己的帐前才收住了马缰绳,喀麦双手拿着毛瑟手枪和弹匣袋气喘吁吁地来到夫人的左前方递了过去。

“夫人,您把枪带上。”

“我不要了,送给你了。”夫人瞟也没有瞟她一眼,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她连自己的护身武器都不要了吗?喀麦着实在心里吃了一惊。此时,夫人的心思全在自己的白色郡王帐上。在她的心中,比起十五年前故乡阿勒泰的那顶白色郡王帐,现在的这顶高大毡房不过是一个避风雨的窝棚而已。那时,郡王帐的龙骨竿和顶圈架的装卸只有那些骑在上面的男人们才能完成。而且其龙骨竿和顶圈架、栅栏壁全都包有外带饰纹的银片。每次搬迁时几顶毡房的储藏物和白色毡房需要用二十七峰骆驼来驮,再加上家丁们家的驮子,脱列家族的搬迁队伍比古时候豪商的驼队还要壮观。

“帐”在哈萨克语里既含有统治者所住的建筑物的意思,也含有统治者权力的意思,二者不可或缺。夫人作为新娘子最初踏入郡王帐门槛之时,看重的不是权力而是建筑物,那时她认为权力永远是男人们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她在短短的十年中三次更新了郡王帐,最后一次的更新,使郡王帐成了全阿勒泰最高大、最气派、最漂亮的毡房,成了名副其实的“艾林郡王府”。它

不仅显示了他们家族的富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家族在当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那时,夫人总喜欢拿自己新郡王帐与前人的帐相比,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郡王帐是数世纪以来的世袭脱列帐。根据口传家谱,远的不说,就说首位阿勒泰十二支克列依部族的脱列,也就是自己的祖先库库岱镇国公的帐是无法与现在的郡王帐相比的。但是,她知道如果再往远处说的话,还有比这更大更辉煌的汗王帐,她是无法相比的。

夫人自儿时起就经常听的家谱故事中,她最感兴趣也使她最惊叹不已的是有关其祖先中亚汗王哈斯木汗和陶克汗的汗帐故事。

据传,陶克汗帐是支在有六十个轮子的巨大带篷平板车上的。用金银珠宝和五彩缤纷的帐幔装饰的车棚中央是金碧辉煌的白色汗帐,这顶汗帐的墙壁是十二片栅栏构成的,十二个男子要骑着马用一天时间才能支起这顶巨大的毡房。这辆巨型车要用三四十匹马才能拉动,每当这些鬃尾上饰有象征吉祥的飞禽羽毛背上披着绣花护被,小腿上戴着带有小铃铛的腿镯子,从前胸到项颈全挂着银铃的马匹拉着行宫行进时,铃声和马蹄声响彻大地,犹如一座小山在移动。

夫人每当听到这些传说时,威风八面的汗王迁徙队伍总会朦朦胧胧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自然是大腿下挟着黑穗长矛,腰挎弯刀,肩背弯弓,鞍梢上挂着箭囊,胸前戴着圆形盾牌,头戴尖顶头盔,身着网状铠甲,骑着高头大马的士兵。然后是穿着长袍皮靴,挎着镶有金银铜饰物的皮囊和荷包,戴着便帽的老汉和戴着白盖头的老奶奶们行列。在他们的后面是少男少女们,姑娘头戴带有金银花纹和猫头鹰绒毛饰物的海獭皮帽,身穿饰金银丝带的衣服,少妇们则头戴尖顶高帽,帽尖上带猫头鹰绒毛,下沿缀着的银质帽缨子半掩着脸面。姑娘和少妇们胯下骏马的鞍具上的金银饰物及她们身上的金银珠宝饰物相互映照,金光灿灿。她们有的手拿冬不拉,有的拿着长笛,边走边唱着动听的歌曲。

载歌载舞的男女青年队伍之后,是震天动地的汗王行宫车队。像初生的月亮一样洁白的汗帐如一座小山在缓缓移动,帐内是带着王冠的汗王和他的夫人;帐外一周是一手牵着汗王麻点白色宝马,一手拿着红缨枪的卫兵们。巨大的行宫后面是驼队和大小不等的带篷马车,队伍像鸣声而飞的大雁,其